

走在藝術濡沐的道路上—— 李昀珊藝術家訪談錄

訪談時間：2015年4月24日

地點：昀珊創意工作室

訪談：林怡彤 國家教育研究院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專任助理
龔祥生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後研究員

文字編撰：阮凱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兼任助理教授

……我想要繼續做我的藝術專業，但也得養活自己。當時全臺灣只有公共藝術有經費可以讓學藝術的人來競賽，就這樣因緣際會之下參加了。而且心裡也一直想著，好歹我在學院裡面讀了兩個學位（臺北藝術大學、臺南藝術大學），又拿了國家的錢出國交流，也爭取到國外駐村創作，有一些經驗……繞了一圈回來，還是想在臺灣做創作，我想要試試看在學校學的東西到底跟這個社會是不是有關連，所以開始參加公共藝術。

李昀珊以輕鬆的口吻談起自己成為一位公共藝術創作家的起點。¹ 在她的談話中，看到了藝術家對美的執著與關懷社會的使命感。

壹、認識公共藝術，認識李昀珊

自1996年起，李昀珊即在公共藝術領域展現驚人的創作力，且獲獎無數。

¹ 李昀珊於2006年成立「昀珊國際創藝工作室」。目前繼續活躍於藝術創造領域，並對學校空間設計投入相當多的關注，長期關心兒童美感教育。

她認為公共藝術是一個物件，當這物件放到公共空間的時候，要傳達的就是一種生活的美感，所以它跟美感有直接性連結。公共藝術是為使用的人創作一個「東西」，去傳達他們內在對生活的感知，或是對這個土地的認同感。例如，在創作校園公共藝術的時候，她就希望能找到學校在美感教育的認同與經驗。

以她自己 2009 的作品「永福雲朵飛」為例²，這是在三重市的永福國小，當時的校園都是海砂屋建築，過了三十年之後，大家發現這是危樓，就全拆了。她感慨地說：

人命不值錢啦！這麼久才發現。有很多我們無法理解的原因造成這樣。你想想看，一個公共教育的場所，一個建築物裡面蘊藏了多少個生命跟多少個家庭啊？很沈重吧？……現在，有機會重來也是一個幸運，對不對？所以，如果今天公共藝術要進到校園裡面，我們要思考怎麼去定義這個校園的精神？

李昀珊花了一些時間探索，發現三重早期是許多中南部人們上來打拚的落腳地，它有很多的河水流過，有三重、二重、一重，是交通便利的地方，是勞力密集的地方，所以它就是一個移動、移民的空間，造就了不同族群的融合環境；而現在隨著入外籍新娘、新住民與隔代教養家庭增多，更顯複雜與多元。「面對這樣的一個區塊，有一個新學校要產生，而這個學校能夠有什麼？」這是當時李昀珊在思考的問題。

後來，她以「雲朵」的意象作為創作主軸，每一個小朋友就像是一朵雲，從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地方飄到這個學校來受教育，一待可能就是六年。

這六年裡面，我希望他們能夠在這邊吸取所有的養分，再飛到下一個區塊去；然後每一朵雲來了，不管你的過去，不管你的父母是臺灣人、本省人、外省人或是外籍新娘，到了這個地方就是接受平等教育，校園是

² 2009 年 1 月「臺北縣三重市永福國民小學第一期校舍整建工程心公共藝術設置案」徵選第一名。獲得公共藝術獎／最佳教育推廣獎。

社區重要的心臟，這個社區的小孩可能會在這個區塊待很長的時間，人生有多少個六年可以那麼單純地在一個空間裡面學習成長？所以，我希望在這個地方創造一個很愉快、快樂的堡壘。

李昀珊用這樣的概念跟想法去規劃。

既是公共藝術，就希望有大家參與的部分。昀珊團隊與學校共同規劃七堂「藝術營」課程，以七個完全不同的材質，七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創作體驗，從集體創作到個人創作，最後完成作品，就讓小朋友們戴上去踩街，告訴街坊鄰居：「我們學校要蓋新樓了！」。踩街作品中體現多元豐富的點線面設計、色彩跟材質，獲得在地鄰居極大的肯定與回響。

這樣的教學經驗帶給李昀珊很大的啟示。她這麼描述所看到的：

我們是一到六年級混合上課，美學這種東西，只要切入的觀點對的話，沒有所謂的年齡限制。用一個方式去引導，他們就開始創作了，然後，每個人創作出來的故事是不一樣的；前段都是人與自己對話，進到集體創作的時候，人還有其他人的關係，要學會互助合作，我們要一起完成這個東西，所以，他們從不熟悉彼此到後來大家變成好朋友。

……有個男生，個兒很小，很瘦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很神經質、敏感的小孩，可是他做東西的時候，專注度很強；第一堂來的時候很害羞，可是他的東西很有趣。我就是鼓勵他，不管他做得好不好，都說：「你很棒！」這個小朋友到後來會去跟別人互動。…課程結束之後，他們之間擁有革命情感，對這個校園的認同就變強了。

我們大概上到十一點，家人來接他們，很多小朋友不肯走，想要留下來繼續…有點難過的是，在那個課堂上面看到每一張臉是很光彩的，可是當課程結束，離開教室的時候，他們的臉就回到平常那種有點哀愁的樣子……。

事後省思藝術營課程成功的原因，李昀珊覺得是因為她鼓勵小朋友誠實地去面對、去嘗試，做出來的東西，可以討論、可以檢討。因為美學有美術的基本架構，是可以討論的；而教學中，老師可以教導學生怎麼觀察、記錄，發現作品的優點。這個優點並不是老師教導的標準，而是要學生往外面看，看自然與環境，想想與自然同在的感覺，考慮這個作品跟旁邊的關係是什麼。李昀珊一再強調，如果你（包括作品、自己與他人）的和諧性與環境相互呼應，美感就出現了。

目前臺灣的公共藝術似乎就是缺乏這種和諧性。在李昀珊的觀察中，大家對於美感認知及美的條件都不是很明確，有些藝術家處於喃喃自語的創作狀態，無法跟空間、環境產生連結互動，也沒有深入考量人文的肌理，沒有留一個場域是要讓藝術發生的。當這樣一件公共藝術出現的時候，又如何能引發共鳴呢？她直言地說：「對我來講，那件作品可能跟我走過百貨公司的櫥窗是一樣的。」

公共藝術，是參與、是對話、是探索、是融入與和諧。所以，李昀珊說：「公共藝術是讓人察覺豐富生活的媒介，以材質為骨架，藝術為血肉，不論是行走坐臥都能倘佯在其間感受幸福的所在。」這同時也是她的創作理念。

貳、公共藝術影響公民思維

每一件公共藝術都是在與社會對話，所以李昀珊認為公共藝術可以作為公民美學教材，因為它是一種當代正在發生的東西，它的發生往往是從人跟自己的關係開始，拓展到人與人、人與物之間的群己互動，層次很豐富。所以，一件公共藝術作品與作者，與不同的人、空間、地方歷史及文化相互探索，在被討論、被連結後，就產生了新的風貌。

臺灣有很多藝術家做的主題都是在談人跟環境、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啊！所以，任何一個東西以藝術的資料為佐證，或是當一個教材去做一個課程，都是可以的。

而且她覺得一旦人和自己的關係決定之後，公民美學就是一種集體的「創造」活動。例如，先是一個人做件事，或做一個資料庫；再來就是人與他人，變

成一個班級（或組別）去討論交通運輸的問題；更擴大一些，讓許多團體共同去建立一個理想城市。這其中的每個人都會學著思索如何運作？如何解決問題？過程中就會不斷湧現公民美學的議題，討論到自我與環境、與跟他人的關係。

在訪談過程裡，李昀珊舉了一個生活中最常遇見的事例－砍樹，來說明公共藝術如何牽引著人們的公民美學思維。

現在有很多地方的樹都是亂修，亂砍，能交差了事就好，反正薪資不高，也沒人在意什麼是正確的修砍。倘若，我們可以將行道樹都視為一種公共藝術，樹木是與人類對話的生命，人類尊重自然、尊重樹與自己，如此一來，樹木與我們的關係是緊密的，就自然而然知道如何與它們相處、如何去修剪甚或創造一個新的樹型。在日本，小學生都要學習養一個盆栽、修剪枝葉，我覺得那種經驗在他的生命過程當中是很重要的，對完美人格的養成……是一種藝術的基本配備。

延伸這樣的想法，大家平日慣用的免洗碗、塑膠盤、塑膠袋等等，跟我們生活之間是怎樣的連結關係呢？現在看到水溝被塑膠品塞住了，公園裡時不時就有塑膠袋躺在角落裡，能不能想起一當初生產它們的時候，是什麼樣的公民思維啊？現在又要怎麼解決它所帶來的問題呢？

參、美感是小時候就該有的…

美感就是美學跟生命的結合，生活裡的面向太多了，它很廣。大家對於美的認知有很多來自於生命的體驗……而且每個人會用自己熟知的事物來佐證這樣的感覺。

李昀珊指出美感教育是跟生活體驗比較密切。美感教育是包含生活、坐、臥、起，所有事情就是美感，穿衣服是一個美感，吃東西也要有美感。一位校長喜歡大自然，他的美感養成可能是從大自然裡面去學習，所以在談美的時候，他會用在自然界的經驗跟你分享；有些老師可能熱衷於種植栽或者插花，他就會用這個

東西來跟你談什麼是美感。但是……

今天的學校丟太多東西給小朋友了，好像是一盤雜燴飯，胡亂吃完，很難有美感。能不能確切地說出到底要傳達的是什麼？因為小孩子是最單純的，有很大的可能性，我們要給的是一個有營養又健康的食物，不是亂砸一通之後端出來。如果這個社會沒有辦法分辨什麼是藝術，什麼是美，什麼是工藝，就是亂成一團嘛！

我覺得小學的美感教育真的很重要，他可能就是在學校這段時間，有機會可以真的慢下來，靜靜地去體驗很多美感的事情，或是怎麼去看待事情的美感。等到學業完成，開始工作，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壓力。如果有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後到 KTV 唱歌、放鬆，但他可能不 care KTV 的裝潢材質、或包廂美不美。這樣就產生很多社會問題，因為包廂裡面可能用的都是一些很便宜的、危害身體或是危險的材料，但是他們對材質沒有感覺，不知道什麼叫做好的材料，什麼叫做健康的材料……這是牽一髮動全身問題…等到發生火災了，一下燒死很多人，才開始去糾正，這都有點太晚了，來不及了！

這些是李昀珊很痛心的事。

是以，她提出在藝術跟美感教育之間，還有一個美術教育：

……要教小孩子怎麼用他的眼睛去分辨不同：點線面的不同、材質的不同、色彩的不同、構成的不同；透過美術的觀察訓練，他們的觀察力提升了，相信做其他事情也會有敏感度。而敏感度其實就回到美感教育了，因為美感就是一個 sense，sense 怎麼培養起來？就是透過這樣不斷地觀察訓練，練習分享的過程當中，才會累積經驗值，才能夠去分辨。

現在，如果有機會，她就會到學校為小朋友上課，她希望美感的學習與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。